

# 论汉语书面语语法的形成与模式

〔美〕冯胜利

**提 要** 本文讨论汉语书面语语法的形成及其模式,认为汉语书面正式语体的历史成因以及文言化入白话的运作机制,皆以韵律为前提;而书面语所以独立于口语的原因是其自身功能不断实现的必然结果。本文以书面词语的构造材料及其组合原则为根据,提出了当代书面正式语体的组构模式。在书面语法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文章以正式语料及其组合方式为工具,提出了一种测量方法,从而把书面语中难以把握的典雅色彩变成可以计算的量化成分。文章认为:这一方法不仅能够用来测量当代文章的“典雅度”,同时也可以作为鉴别“阅读难度”和“写作水平”的等级标准,从而为突破汉语可读性标准的确定打开一个缺口。

**关键词** 书面语法 文白相间 正式语体 典雅度 可读性 阅读难度

## 一 白话文的提倡与写作

当代书面语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产物。白话文流行以前,中国知识分子惯用文言,所以当时的书面语即文言文。虽然白话口语的报纸早在清末就已出现,甚至提出过“我手写我口”的主张(黄遵宪),但直至胡适、陈独秀发起的文学革命,白话文才最终代替了文言文。白话文学的运动可以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为起点,他说:“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胡适文集》卷3, p. 17)其中“不摹仿古人”是反对文言,“不避俗字俗语”是提倡白话。胡适认为:文言是死文字,创造的文学是死文学;白话是活文字,创造的文学是活文学。近百年来,汉语的书面文字经过这

场文学革命的洗礼后,如今已“普天之下,莫非白话”了。

现在,书面汉语白则白矣,然而其所谓“白话文字”却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不妨从早期白话的比较谈起。请看:

然西洋之思想与我中国之思想,同为入世间的,非如印度之出世间的思想,为我国古所未有也。(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静安文集》p. 114)

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

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静安文集》p. 116)

王国维的上述文字,虽不可谓之文言,但也绝非口语白话。可以说这是文言转向白话时“非白不文”的过渡文体。其特征就是“文白掺杂,非文非话”。再看陈寅恪的文字:

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p. 464)

这也不是文言,同样不是口语白话。真正接近口语的白话要属俞敏的文字。譬如:

单分析‘彼其’或者‘夫己’,是有点儿为难。……可是一翻到藏语里去,可就找着对点子的了。藏语里的 p‘agi 是个指示字,意思是‘那边儿的’或者是‘那边儿’。用他的时候儿,可以放到让他规定的那个字头里,可是放到后头也行……。要拿‘彼其’伍的跟他一比,咱就可以懂了。(《俞敏语言学论文集》p. 174)

这种文字,不仅接近口语,直可谓京味十足(参画线部分)。可惜的是,俞敏先生的白话不是当代书面白话的典型。最典型的当代白话文当属毛泽东、费孝通等的一类文字。尽管毛费二人的文章已奉为白话文的典范,其中却有未尽

涤除的文言痕迹。譬如：

当然，这并不是说，凡是汉族所扩及的地区，原来在这些地方居住的民族都被吸收为汉族了。事实并不如此，即在目前，汉族聚居的地区里还是有少数民族杂居在内。（费孝通《中国的现代化与少数民族的发展》，《费孝通文集》卷7，p. 291）

仅仅这六七十字，其中就有“所扩及”、“吸收为”、“并不如此”、“即在目前”、“聚居”、“在内”等文言遗迹。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时下坊间流行的白话文体，很多都是下面这类文字：

写文章，偶尔引一两句子曰诗云之类，以增强内容的分量，当然可以，但这引文还是以文言的面貌出现，没有“化入”现代文，并不是本文所谓借鉴。另一种情况是，兴之所至，随手抓来一些文言词语，放在现代文里，圆凿方枘，文白不能水乳交融，更不是本文所谓借鉴。借鉴，要取其神而遗其形；或者偶尔采用少数词语，这虽然是取形，放在现代文里却顺理成章，能够更恰当地表意，像鲁迅先生的有些作品那样，当然也未尝不可。总之，要把来自文言的东西融会到自己的笔下，而不是搀杂在自己的文章里。（张中行《文言津逮》p. 134）

这段文字不仅代表了当代书面语普遍流行的文体，同时也说明了这种文体的来源与根据，亦即：文白交融——当代书面语体是文白交融的产物。其中的“文”是涤除未尽呢？还是“不得已”呢？我认为，典型的书面正式语体，不能没有文言的成分。像俞敏先生那样的“说话文字”，写学术论文尚有不够正式之嫌，若以之为报刊社论、国际公告，就不免有失大雅。恐怕这也就是为什么至今只有先生一人为之而已的原因所在吧。不管怎样，事实是：正式语体必须化有文言。文言白话仍然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分家。这是本文所欲指出的第一点。

## 二 文白的关系与界线

无疑，有的白话文太文，有的则太白。太文则文言味过重，太白是口语成分太多。二者都将造成交流的困难：太文不易懂，太俗更不懂（方言的障碍，如“伍的”等）。更重要者：太文则不像“话”，太白则不庄重。这是本文所欲阐明

的第二点。

严格地说,白话不能有文言。可是文与白分得开吗?当然,文言和白话是有分别的:文言是以秦汉书面语为标本,脱离口语而写成的文字;白话则是参照口语而写成的文字。可是,张中行又说:

两者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即以词汇和句法而论,它自有异点,可是同点也不少。还有,在历史上,它们虽然是分了家的,可是分得不彻底,不只你来我往不少,有时甚至还合伙过日子。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想到界限问题。(张中行《文言和白话》p. 187)

分界的难处是“什么叫白?”胡适在《白话文学史·自序》里说:

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於说话的作品。我从前曾说过,“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依这三个标准,我认定《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古乐府歌辞大部分是白话的,佛书译本的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很近於白话,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绝句——也有很多的白话作品。(《胡适文集》卷4, p. 17)

胡适的定义确乎很“白”,但也难以解决问题。张中行驳难道:“看来这三个意思可以单用,就是只具备一个条件也算,如果是这样,那就远到《孟子》和《战国策》,近到《阅微草堂笔记》和《春在堂随笔》,都成为白话作品了,因为不只明白晓畅,而且不加粉饰的。”这样放大范围,结果当然是文言和白话的界限更加模糊。难怪周作人在《文学革命运动》一文中说:

即在胡适之先生,他从唐代的诗中提出一部分认为是白话文学,而其取舍却没有很分明的一条线。即此可知古文白话很难分,其死活更难定。(《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p. 8)

古代的文白难以分界,当代的白话是不是很清楚呢?前引费孝通、张中行的文章是白话,但他们的白话里仍搀有文言。其实,其他人的文章又何尝不是如此?请看王力的《小气》(参画线部分):

吝啬的人,我们说他小气;妒忌的人,我们也说他小气。小气,自然不够伟大;即使不是十足的小人,至少该说是具体而微的小人。但是,如果小

气的人就算是小人之一种,则小人满天下,而足称为君子者,实在太少了。

一个人舍不得钱,叫做小气。本来吗!钱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捐借固然不能轻易答应,就是送礼请客,又岂能毫无盘算,使它等于“白花”的冤枉钱?积极方面,应该是能积谷时先积谷;消极方面,应该是得揩油处且揩油。气越小,肚皮越大;量越大,肚皮越瘪。一毛不拔自有一毛不拔的哲学。今日拔一毛,明日拔一毛,名声传开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每人都希望来拔一根,这还得了吗? (《龙虫并雕斋琐语》p. 145)

这是白话,没有问题。然而其中确有不少地方都很“文”,所以仍然是文白相间。看一看时下的文章,谁的笔下绝无文言呢?<sup>①</sup>其实,文章越正式、越庄重,就越离不开文言的成分。譬如:“为现代化而努力奋斗!”这句“非正式而不说”的当代口号中,“为……而……”就绝非口语。且不说这句话口语很难说,就是能说也不会那么庄重有力了。我认为:典雅、庄重则离不开文言。问题还不仅如此,当代书面正式语体还自己创造出了一套既非文言亦非口语的独立形式(参冯胜利 2003)。譬如:

对社会制度必须不断加以改造。

我们一定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口语里不会用“加以”,也不会说“进行”,譬如:

(甲还乙车)甲:“瞧!您的闸不灵了,得修一下了。”

(甲还乙车)甲:“瞧!您的闸不灵了,?? 必须加以修理了。”

(甲还乙车)甲:“瞧!您的闸不灵了,??? 必须进行修理了。”

但是,在正式场合(如交通规则),同样的事情可以表述为:

闸皮失灵,必须加以修理!

闸皮失灵,必须进行修理!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结论:在当代书面语(正式语体)里,没有绝对的白,尽管绝对的文已被淘汰。换句话说,文与白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界线”的问题。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第一,如果“文”指文言,“白”指俗话,那么文白的界线本不存在,因为老百姓嘴上的话并没有前面所引的“文言”成分。第二,如果“文”指当代的书面语(written language),“白”指当代的口语(oral speech),那么二者就不仅仅是个界线问题,而是两个独立体系的问题,因为当

代书面的正式语体不仅有“文言”，而且还有自己创造出的，既非文言亦非口语的独立形式。当然，一般讨论文白界线时，“文”指文言，“白”指白话文（当代书面语体）。即使是这样，文白的界线也不是问题的核心。因为大量的文言成分已然融入当代的书面语体，化为其中的有机成分，分也分不开。如果“文”已化为“白”（的一部分），那么同样不是一个简单的分界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哪些“文”（文言）可以化入“白”（白话文）？哪些“文”已然化入了“白”？以及理论上的，为什么“文”需要化入“白”。当前的事实是：普天之下，莫非白话。然而近百年来的不解之谜是：为什么普天白话仍离不开千年古文呢？

### 三 文与言判，非苟而已

为什么当代白话文没有全部抛弃文言成分呢？我认为，不是她没有抛弃，而是她不能抛弃。这一点，国学大师黄季刚先生早就有所预言：

言辞修润即成文章，而文与言论于分乖者亦有。故撰述之家，求其文之简当，或志在行远，亦必美其采章。简与美相乘，自与造次口谈不能同状，此即以语为文之民，亦必有其区别。非然者，谓之无文无不可也。又言在唇吻，随世迁流；文著于书，其性凝固。故有《尔雅》解《诗》、《书》之诂；《辘轳》记绝代之言。

常语趋新，文章循旧，方圆异德，故雅俗殊形矣。且夫人为之事类，皆效法于他，罕能自创。髣髴效语，庄岳教言，陶染所成，若出天性。而文章既有定体，美恶复有公评。举世名篇，嗟不盈掬。拟之作式，必是前代之文。模放既久，与之同化，句度声辞，宛有定规。所以诗歌虽广，常用者不逾四五七言；形体猥多，恒见者大多止三五千字。

语言以随世而俗，文章以师古而雅，此又无足怪矣。尝闻化声之道，从地从时。从地则殊境不相通，从时则易代如异国。故越歌《山木》，从楚译而始通，秦语素青，俟郑言而方晓。况以近事，昆腔冥白，非吴侬则厌其钩鞞；元代王言，在今人必迷其句读。是则文兼常语，适使满胡，不若一秉古先，反得齐同之律。

综上所述，文与言判：一由修饰，二由迁移，三言摹放，四由齐同。非苟而已也。（《黄侃日记》p. 199）

这里列出了四条书面与口语区别的原因所自，其中尤以“常语趋新，文章循旧，

方圆异德,故雅俗殊形”及“语言以随世而俗,文章以师古而雅”两段最为精辟,它揭示出一条白话流行而文言所以仍然不灭的根本原因:正式语体必须和口说语体拉开距离,而文言正是拉开口语距离的必要手段,因此,“文与言判,非苟而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是必然而非人为的,它是正式、典雅必须与随便、通俗区别开来、拉开距离的必然产物。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的白话文仍然离不开千年古老的文言成分的原因所在。在这点上,传统的章黄之学确有先知卓见。当初是文言文与口语的距离,现在是白话文与口语的距离,内容虽异而本质则一。白话文的写作从开始“我手写我口”到今天力争与口语拉开距离的过程和事实,足以证明季刚先生的先见之明。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没有当初的白话文运动,就没有今天白话书面语体与通俗口语的区别。这一点,不仅是当时反对白话文运动的人史料未及,就是提倡白话文的人也未曾料到。总之,语言有语言的规律,文言文与白话的不同以及白话文与口语的区别,在语用范围内,均可视为“文与言判,非苟而已”这一规律的控制作用。

#### 四 雅俗之分

事实上,汉语语体的文白雅俗之分,由来久矣。《汉书·艺文志》云:“《尚书》,直言也。”直言即白话。就是说,自古以来就有所谓白话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说话作文可以一白到底。章太炎说:

文章之妙,不过应用,白话体可用也。发之于言,笔之为文,更美丽之,则用韵语如诗赋者,文之美丽者也。约言之,叙事简单,利用散文,论事繁复,可用骈体,不必强,亦无庸排击,惟其所适可矣。(《章太炎学术年谱》p. 329)

这还只是就文学艺术和文体区别而言。其实,“白”不能离“文”的主要原因还不是艺术的追求、修辞的手段;究其实,是要区分口语与书面的不同,是要拉开彼此之间的距离。所谓拉开距离,就是要区分正式与随便、典雅与通俗的不同。何为雅俗?黄侃先生有言曰:

宋词出于唐诗,元曲出于宋词,正如子之肖父,虽性情形体酷似,遭逢既异,行事亦殊。又雅俗有代降,其初尽雅,以雅杂俗,久而纯俗,此变而

下也。雅俗有易形,其初尽俗,文之以雅,久而毕雅,此变而上也。由前之说,则高文可流为俳体;由后之说,则舆颂可变为丽词。然二者实两行于人间,故一代必有应时之俗文,亦必有沿古之词制。观于元曲,胡语村谈,杂然并入,而亦文之以诗词中锦字隽言。斯可以知雅俗参错之故。及夫时序一更,则其所谓雅者依然;而所谓俗者,乃不复通用。

故学宋词者,只能徘徊于姜吴之阊阖,而无道以至周柳之门阑;填北词者,虽以玉茗、稗畦见多拟熟,终觉去蒙古时人有间。何也?时代变而风尚变、方言变、常语变、习惯变,纵欲与之悉同而不能也。夫男女燕私,裳衣颠倒,古今情事不殊,而所以道之不能无异。“待来时鬲上与厮噉则个”宋人之褻言也;“敢交点钢锹劈碎纸糊锹”元人之褻言也。今日有能解者乎?故文者,文之也。效人俗则不能,率己俗则不必,亦循其中道而已矣。(《黄侃日记》pp. 214—215)

季刚先生的这段话似乎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它必将推动语体发展、文体演变的研究,不仅在语言学和汉语史领域,就是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也不例外。这里季刚先生不仅论及雅俗的历史、分别、及其相互的转变,而且指出了二者既可并行不悖又有各自的分工与作用。“一代必有应时之俗文,亦必有沿古之词制”,就是说,一代必有一代的通俗语体,同时也必有它的正式语体。这就等于从雅俗对立的角度预示了白话文最终要独立于口语的必然结局,因为二者在语言表达中的职能本不相同,所谓“方圆异德,故雅俗殊形”。不仅如此,黄先生还进而指出雅俗变换中“变而下”与“变而上”的不同方式。其所谓“其初尽俗,文之以雅”以及“舆颂可变为丽词”者,不正是白话文从普通百姓的语言发展出今天“从事、加以、进行”等正式书面语体所遵行的一条“由俗而雅”的道路吗?根据季刚先生的理论,今天书面的正式语体当属“变而上”者。当然,雅俗之用也有开始是“胡语村谈,杂然并入”,等到“文之以锦字隽言”则可“雅俗参错”的情况。毫无疑问,这也是今天书面正式语体所遵循的又一条历史之路。有趣的是,汉语居然可以古今杂糅,文白交错。这在其他语言若非绝无,也属仅有。是什么原因让汉语可以杂古于今、溶和无间呢?这是本文所要探索的另一个奥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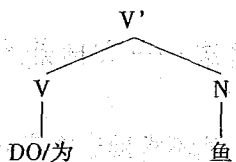
## 五 韵律语法——文白兼容的历史成因

上文看到:变俗为雅则不能不求助于文言,而其结果就造成当代书面语体的文白交错。然而,文白所以能够交融,文白如何参错,却是一个千载未发之覆。我认为,这个问题必须从语言学上来解释。前者属语言史的问题,后者则是当代书面语法的问题。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代,这两个问题均可归结为一条规律,亦即:韵律制约的文白交错。从韵律的角度来解释汉语的文白兼容,实即章黄之学“以声音通训诂”这一原则的运用与推展。先师颢民(陆宗达)先生殷勤传学,反复敦教:“训诂之旨本乎声音”。声音,在章黄那里不仅仅在于通源、考义、明本借;同时也是汉语构词造句之所本,即如季刚先生所言:

中国语言以单音为根,一音之发,必表一完整之意,与西人之为复语种族不同。其间有二音者,必本于胡语,如珊瑚之类是也。(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p. 99)

中国语言音单调复,故往往变单字为双字。而每一名有单名双名二者。如“天”称“皇天”、“昊天”是也。双名在质言则为赘疣,而于文言则须用之。由于音单调复,单名多变为双名,因之制成诗歌、骈文、联语等文体。他如有节奏之语言,亦皆由此形成也。《世说新语》中所载诸人语言音辞多极整饬,后世则剧台宾白亦然。(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pp. 99—100)

这里所谓“音单语复”或“音单调复”(字音虽单但语调需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音节词(=音单)”和“双音步(语调复)”的韵律机制。<sup>②</sup>其中“双名在质言为赘疣,于文言则须用之”的说法,道明了书语典雅,所以双音的事实(注意:文中的“文言”盖指“文雅”或“文学”而言)。我们认为:文白相间离开“语言节奏”中“音单语复”的韵律机制就无从“融合”,诗歌骈文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已。从历史上看,文言与白话的相容实即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点,从空动词到轻动词的类型转变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我们知道,今天用轻动词表达的形式如“打鱼”,在上古可直用单音词“渔”来表达,<sup>③</sup>而“打、弄、搞”一类轻动词的运作,在上古绝然不见。它们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又是怎么出现的呢?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后来文白交错的行文法式。为说明问题,我们先看“渔”和“打鱼”的句法结构,如下图所示:



就是说,句法上“渔”和“打鱼”的结构是一样的(参 Hale & Keyser 1993)。具体说,如果图中的“鱼”移动到空动词 DO(做)的位置上,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隐性”的动词,意思是“做一件对象为鱼的事”(亦即“渔=打鱼”)。如果空动词 DO 靠一个有音形式和语义抽象的轻动词来实现,那么就用“打”一类轻动词来充填,成为显现的动宾短语。前者是句法同源词的产物:“鱼”孳乳出“渔”(参 Feng 2003);而后者则为“音化”轻动词的结果:“鱼”派生出“打鱼”。

显然,古今汉语的区别就在于如何实现这个空动词 DO。古代靠移位,后来靠“音化”(=填充),于是造成古今类型上的重大差别。

那么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使得这个无音的 DO(空动词)变成了有音的“打”了呢?根据历史韵律句法学的研究(冯 2004),这个问题可以得到初步的解释,即:阻止这里核心词移位的内在原因同样是“双音韵律词”加“普通重音指派”的双重要求。不难想像,经移位产生的结果仍是单音(鱼→渔)。单音不成步(音虽单但语需复),因此仅靠移位,在很多情况下都不能满足音步必双的要求,因此也不能保证普通重音(NSR)的实现。在音步和重音这种双重压力之下,于是激活了当时语言(UG)中潜在的“使用轻动词实现空动词”的句法运作,以此来满足韵律的需要。显然,用轻动词取代(或并入)空动词 DO 的做法,不仅可以造成双音的韵律效果、满足韵律成词的需要,同时还可藉此满足普通重音的要求(重音可由载音轻动词指派到它的宾语之上,造成[w s]韵律结构)。这就是为什么空动词被轻动词取代的韵律原因。

下面诸例更可以说明“从空动词到轻动词的类型转变”实源于韵律的需要。首先,如果造成双音(轻动+宾语)是韵律的要求,那么(1)取代空动词的时代不能早于双音节音步建立的时期,(2)载音轻动词的创造和使用也必在双音节发展时期才能产生。事实正是如此。请看:

发:发觉(《汉书》)

作:作梦、作声、作田、作偶、作业、作乐、作婚、作友……

作决定、作阴凉、作游戏、作分别、作祭祀、作朋友……(《佛本行集

经》)

打：打鼓(《佛本行集经》)

徐丹(2003)和胡敕瑞(2003)观察到：上古大量隐含于单音形式的概念正好在汉代(特别是东汉)纷纷通过双音形式呈现出来。其实，“隐”所以能“显”，大多是借助了轻动词的填补作用。有趣的是，轻动词的出现恰在韵律词大规模、大幅度的发展的汉末六朝。同时，当时(或稍晚)填充空动词的轻动词也不止一个，譬如：“击”“怀”、“发”、“启”、“起”“着”、“抱”、“加”、“行”、“生”、“兴”、“出”等，均纷纷用来“填空”。这说明：当时需要大量的轻动词来填充空动词的位置。换言之，诸多不同的填充词正是语言应韵律之需而发展的初期现象，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单在这个时期突然爆发出来一批语义“赘疣”的轻动词来。

当然，它们中间有的并不都“轻(虚)”，但这正是我们理论所预测的结果。因为以“轻”补“空”在汉语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当时的语言并没有预先备下轻动词，储以待用。典型的轻动词是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同时，填充的动词虽不轻也无妨，因为这里根本的目的不是填充词轻不轻，而是它有没有“音”、能不能构成双音步。能，则可；不能，则废。事实上，正是因为韵律的这一要求，才不计轻重或虚实。同时，正是这种韵律的要求才让有些动词在空动词的位置上，虽有实义而最终变虚、变轻(否则就会退出历史舞台)。尽管韵律求双音而不计虚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些历来表示抽象意义的动词的积极参与。譬如，“发觉、作梦、作声、打鼓”等形式中的“作”、“打”、“发”，就不仅变成了一个动作性极弱的虚化动词(事实上，“发、生、起、作、打”等，本身都是轻动词)，更重要的是，“发觉、作梦、作声、打鼓”(《佛本行集经》)本身就是沿用至今的轻动词表达形式。就是说，今天所谓的“打、弄”等虚动词，是经过历史语法的反复创造和不断洗筛而后得到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它们都出现在汉末这一双音节音步建立的时代，先秦是绝对没有的。由此可见，载音轻动词的出现应在汉末(尽管还不甚成熟)，而其所以出现原因则是韵律。换言之，古今汉语的类型转变始于汉末，而其转变的动力则源于韵律。下面我们再以实词“鼓”为例，看看它是怎样丢失其“名词动用”的功能的。比较：

鼓 = 动词

种种无量无边天诸伎乐。不鼓自鸣。又出无量歌赞音声。(《佛本行集经》卷二)

一切音乐。不鼓自鸣。((《佛本行集经》卷八)

#### 挝打十鼓

在先挝打欢喜之鼓。尽其身力。而扣击之。((《佛本行集经》卷八)

手执一锤。挝打大鼓。((《佛本行集经》卷三十六)

#### 击十鼓

闻彼欢喜鼓声……是谁忽然敢能击我甘蔗种门欢喜之鼓。((《佛本行集经》卷八)

尽其身力，即击大王欢喜之鼓。((《佛本行集经》卷八)

是故我今以欢喜，缘击欢喜鼓。((《佛本行集经》卷八)

大王威德，击无量鼓……复吹无量无边螺贝。((《佛本行集经》卷八)

击大鼓者，彼出家已，证得菩提。((《佛本行集经》卷十五)

#### 打十鼓

打欢喜鼓。((《佛本行集经》卷八)

即於众中打论议鼓，而告之言。((《佛本行集经》卷三十八)

至已即打论议之鼓。((《佛本行集经》卷三十八)

时彼大众，或有踊身掷在虚空，或复腾铃，或复打鼓。((《佛本行集经》卷八)

复教打鼓振铃，遍告城内人。((《佛本行集经》卷十四)

天魔军众忽然集，处处打鼓震地噪。((《佛本行集经》卷二十九)

经夜後分，欲打鼓时，明星将现。((《佛本行集经》卷三十六)

世尊当知，夜已後分。不久打鼓，明星欲出。((《佛本行集经》卷三十六)

处处打鼓，求欲论议。((《佛本行集经》卷三十八)

先秦的“鼓”可用为动词，但经过“空动词到轻动词”的转型以后，“鼓”不再“动用”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佛本行集经》中，“鼓”虽仍用为动词，但其动用只出现在韵律词中：“[不鼓]<sub>P,wa</sub>自鸣”。就是说，像《左传》那样“齐王鼓，……”的句子不见了，大量的是“鼓”用为宾语。这是非韵律而不能“名词动用”的第一步。此外，“鼓”的动词一旦是双音节（“挝打”），“鼓”绝不能

单,因此没有“挝打鼓”的说法。这是韵律制约的又一层。更重要的是,“打鼓”一般都出现在韵律求双的语境里,譬如:

复教打鼓振铃	复教*鼓振铃,
处处打鼓震地噪	处处*鼓震地噪
欲打鼓时,明星将现	欲*鼓时,明星将现
处处打鼓,求欲论议	处处*鼓,求欲论议

毋庸置疑,这里变“鼓”为“打鼓”皆以韵律为动机。由此可见,到了汉末六朝,没有韵律则不能“活用”,不能活用则求诸“轻动”,这就是韵律句法在汉语史上的促变作用。

韵律促发轻动词的原因还可以从当时更广阔的韵律背景上看出来。被字句的形成与发展(冯 2000)、并列动词的出现(“[射中]共王目”),动结式的隔开与合用(冯 2002)等等,都是韵律构词和韵律句法催动的结果;汉魏之际双音词的突飞猛进以及当时“四声始备、四六为文”等韵律现象,都是音步结构逐步定型及使用的不同表现。在这个韵律深入语言各个角落的时代,几乎一切可用韵律及为韵律所用的地方和手段,都无不竭力地穷其所极。正因如此,大量的语词在这一时期都从“隐含(单音)”发展到“呈现(双音)”。譬如:“臂→手臂”、“泪→眼泪”、“笋→竹笋”、“雪→白雪”、“金→黄金”、“矛→长矛”、“白→雪白”、“渍→水渍”、“拱→拱手”、“娶→娶妻”、“漱→漱口”等等,不一而足。季刚先生说:“双名在质言则为赘疣,而于文言则须用之”的道理,正在于此。所应注明的是:这里的“文言”不是“文言文”的文言,而是文学或文雅的语言,更严格地说,是韵律节奏的语言。更应注明的是,这种韵律节制的“双名赘疣”是韵律结构发展的结果,它们先见之于文章,后进入口语,所以当时大量的新生双音节词语,至今犹存。

由此可见,汉语从单到双的历史演变可以用“一填、二加、三变换”的方式来概括:“填”是用轻动词填代空动词而变单为双(鼓→打鼓);“加”是添加附加语或补述语从而使单变双(渍→水渍、拱→拱手);“变换”是用一种双音表达式取代从前的单音形式(沐→洗头、浴→洗澡)。显然,这里“一填二加三变换”的出现和发展,都不过是这曲“韵律交响乐”的其中一章而已(a sub-case of the global requirement)。

作为一种语言类型的演变,“空动词诱发的句法移位”尽管后来不再合法

而废弃不用(今天不说“电话他”),但是它并未根绝。正相反,空动词促发的句法移位同古汉语的其他语法和词汇一道,从句法层面移用到了构词层面,亦即从 S-Syntax 转到 L-Syntax(构词句法层面)。这可以从如下几方面看出来。

第一,在现代汉语里,空动词引发的句法移位一般带有很强的习语性。譬如:“锁上锁”可以,但是“\* 门上门”不行、“骂街”可以,但“骂家”不行。这正是它在构词句法(morphosyntax)层面存在的表现。因其不能任意衍生(generate),所以运用不自由。不自由正说明这种现象不是句法层面系统运作的产物。

第二,空动词引发的句法移位一般带有强烈的个例性。例如:“端正姿势”可以(从“使姿势端正”而来),但是“\* 端正字迹”则不可;“切这把刀”可以(从“用这把刀切”而来,参冯胜利 2005),但“夹这双筷子”却不行。这显然不是纯句法运作的结果。相反倒是成语化(idiomatization)的特征。正因为这种运作被限制在构词句法的层面,它的运作才不像古汉语那样自由能产。

第三,空动词引发的句法移位带有很强的韵律制约性。譬如:

讲学北师大(在北师大讲学)	* 讲学术北师大
住笔(使笔住)	* 住笔墨
住嘴(使嘴住)	* 住嘴巴
住手(使手住)	* 住双手、* 住手脚
他困在山里了(使困)。	* 他困了。
雪困住他了(使困)。	* 雪困他了。
年近二十(年龄跟二十接近)	* 年龄近十
不敢近人(不敢跟人接近)	* 想近人

从表面上看,上述现象似乎出现在句法的表层,因为“讲学北师大”是通过动词“讲”移至空动词(在)而后得到的;“住笔”是“住”移到空动词“使”的位置才有的;“困在……”、“困住……”都是并入(incorporation)的结果。诸如此类都是句法的运作。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如果没有韵律的制约、没有靠动词并入组成的韵律词(如:讲学、住手、困在……,均为双音节标准韵律词),句法表层的组织再合句法也不能接受。就是说,上述现象的合法性受到严格的韵律构词

法的制约。韵律构词属于构词法的范畴,动词移位受到严格的韵律构词的限制,说明它的运作直关词法,而不是简单句法运作而已。

第四,“古语今用”带有严格的韵律词法制约性(少数进入日常口语、极常使用的,如“好饮酒”的“好=喜欢”,属于例外)。譬如:

外聘教授(从外面聘用)	* 外聘请
外逃数次(向外面逃跑)	* 外逃跑
外居多年(在外面居住)	* 外居住

他 \* 知 我是中国人  
他 [不知] 我是中国人

上面的“外”与“知”是“古语今用”(它们在口语中不能独立使用)。根据我们整理调查(见下文),现代(书面)汉语中,将近 250 个左右的单音词具有这样的韵律要求(参《汉语书面语法手册》初稿)。这些单音词都是现代常用的古代单音词语。在古代汉语里,它们可以自由往来,独立出现;在现代汉语里,它们非与另一个单音成分组成双音而不能独立使用。因此,我们称之为“韵合词(=韵律合成词)。”

我们认为:当代韵合词的韵律条件不仅反映并保留了汉语转型时语言对空动词句法的韵律要求,而且表现了汉语古今类型转变时,古代语法和词汇向韵律词句法(Prosodic Morphosyntax)“集体搬家”的必然结果。换言之,韵律对“动词移位”以及“古语必双而后独立”的要求,本身就是一种新生的语法——韵律语法。当然,并非所有的古语均可用于当代的语言(主要因为语义陈旧),但问题是:倘若今用,则必合韵律。由于这种新生的语法离开韵律就不能生存(不合法),所以我们把古语所赖以生存的法则称之为“韵律语法”。注意:寄生于韵律的古代语法和词汇,由于它们和口语的距离而多被用于书面的正式语体,所以旨在与口语拉开距离的书面语法,从本质上说也就是一种韵律语法。其定义可表述如下:

#### 韵律语法

如果该语言的计算系统(Computational System)必须在韵律规定的条件下才能合法运作的话,那么这种语言的语法就是韵律语法,亦即:韵律制约下

的构词造句法。

(a)  $*[\sigma] \rightarrow [\sigma\sigma]_{\text{韵律词}}$

单音节不足构成一个音步因此不成韵律词,故古语必双而后独立(如“果知”);

(b)  $[\sigma\sigma]_{\text{韵律词}} \rightarrow [\sigma\sigma]_{\text{韵律词}} + [\sigma\sigma]_{\text{韵律词}}$

韵律词必选韵律词与之搭配,故书面语“双必合双”而后上口(如“进行”);

(c) 文章的内容越庄雅,韵律词的要求就越严格。

由此可见,古代词语在这种书面语法中虽死犹生,因为它们不仅至今犹在,而且在当代书面的遣词造句中极其活跃。毫无疑问,文白所以能够兼容,正是汉语历史转型时创造出的一种韵律语法,如果谓之“历史的必然”也未尝不可,因为是韵律迫使古代词语进入了“构词句法的层面”,使之“避难有所”(使它们有了存在的条件);而扩大雅俗间的距离又不得不让它们物尽其用(使它们有了活跃的动机)。因此,存在的条件加上活跃的动机,“古今相容、文白参错”也就成了不期而然的必然结果。

## 六 近百年来白话正式语体的语法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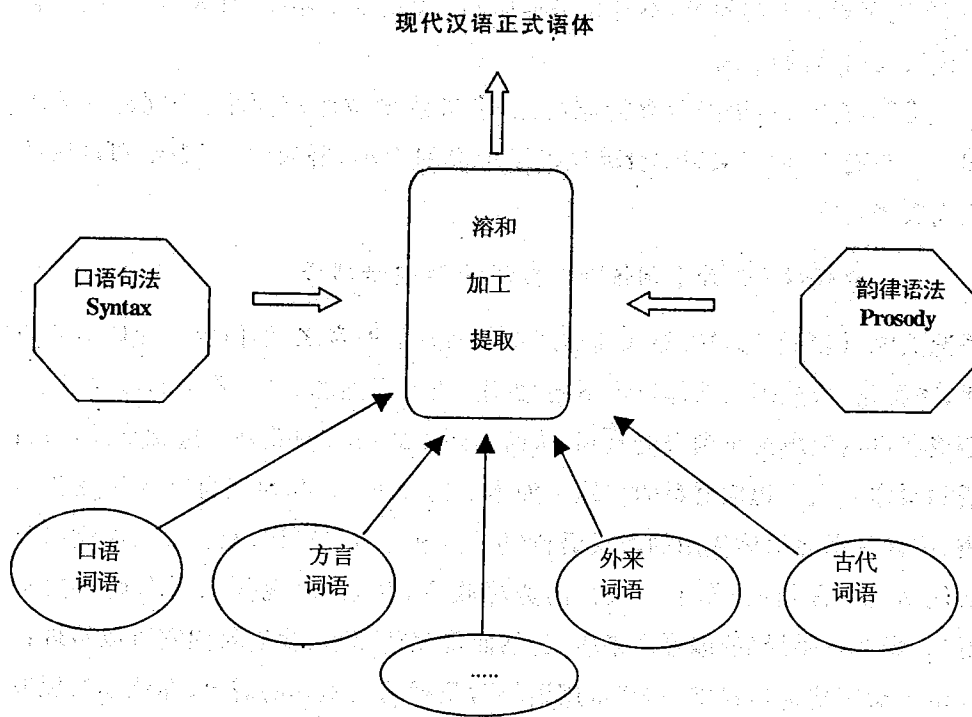
### 1. 一个刚刚成熟的新型语言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体不仅是一个新生的语体,而且渊源有自。它既不是古代的文言,也不纯是当代的口语。它是一个源于口语又取自文言的独立的体系。研究当代书面语的来源、形成、发展和规律,还仅仅是一个开始。本文旨在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学界(语言学本体研究和对外汉语研究)的重视,共同开发这块未曾耕垦的处女地。垦荒需要工具。开辟这个语言学 and 对外汉语教学上的新领域,同样需要工具,而这里的工具不是别的,就是当代语言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当然,新的领域的开辟和研究,必然导致工具的革新与创造。这又是它在理论语言学上的重要意义。我们应当看到:当代的书面语体是我们面对和使用的一个新语言,至今还不到一百年,相对几千年的文言文来说,她还只是一个婴儿。然而,这正是她价值所在。研究当代书面语体不仅对了解和研究人类语言的形成与发展将有帮助,其结果对语言理论也当做出相应的贡献。有志于是者,此其时也。



## 2. 白话正式语体的组成成分

那么这个新语言究竟有哪些构成成分呢？这里仅粗胷己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无疑，现代汉语书面语体（或曰“白话正式语体”）是以北京口语语法为基础而建立发展起来的一套独立的句法系统。这就是为什么研究现代汉语的人，大多不分口语和书面，因为传统上它们是一套语法。然而，这里所要指出的是，书面语体自有和口语不同的词法和句法的运作（参冯胜利 2003）。它不仅有一套从文言中提取的句式（如“为……而……”等），更重要的是建立在以韵律规则为框架的韵律语法之上。简言之，汉语书面语体的语法是以口语为基础，以韵律规则为框架的一种韵律语法的体系。这是就其总体建筑结构而言，就建筑材料而言，它还提取了方言和外来语中的诸多成分。当然，外来的成分必须在内部语法机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生存。我们知道，从语言的发展变化看，语法在接收外来影响上最保守，而词汇则是开放的。现代书面语体吸收了大量的口语、方言以及外来语和文言文中的词汇。所以，其构成成分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据上图所示,当代书面语可以定义为:以口语、方言、外来语和文言词语为材料,以韵律语法为框架,建立在口语语法基础之上的一种正式语体。

### 3. 正式语体形成的基本原则

上述的组构成分说明了当代书面正式语体的基本格局及其材料来源。不言而喻,书面语中所取的材料,来源不一,性质不同,其规格也彼此互异。因此,绝不能信手拈来,任意拼合;否则圆凿方枘,结果必然非驴非马。什么原则能让它们彼此相配,冥合无间呢?这里,我只尝试性的提出如下数条,作为一般性正式语体的基本原则:一曰提取原则、二为加工原则、最后是溶和原则,兹分论如下。

#### (1) 提取原则

提取原则是书面语体选取材料(词汇和句式)的基本标准。抛开文学艺术和美文修辞等因素,一般性的正式语体在选取材料上当以拉开和口语的距离为其基本目的和原则。这不仅是书面正式语体所以形成一个根本原因,同时也是其使用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说,舞文弄墨、古奥生僻以及掉书袋式的文字,有违正式语体的初衷,不合其基本原则,因此即使存在、有人欣赏,也不属当代正式语体的正路。

若以拉开与口语的距离为原则,那么必然导致距离大小、程度高低的不同。一般而言,词汇来源本身就反映了距离的大小,譬如(“>”表示和口语的距离大于):

古代词语>外来词语>方言词语 >口语词语

理论上说,越是不熟悉的形式越能产生距离感。换言之,如何拉开和口语的距离,回答是:按照等级选择口语不用、少用,或者不熟悉、以至陌生的形式,以此造成和口语距离由小到大的差别,从而达到正式庄重的效果。这就是说,书面语的写作首先是提取材料的训练。如本文附录所示,我根据自己的研究和调查,将常见书面语体使用的正式语料(包括:单音节文言词、双音节书面词以及当代书面文言句型)作了一般性的穷尽收集,名之曰《现代汉语书面语法手册》。当然,《手册》的编纂尚未竣工;然而待完善以后,我们希望它可以给现代汉语书面正式语体提供一套“常用语料”,既可满足提取的需要、亦能作为提取的根据。

## (2) 加工原则

书面语体的材料固然重要,但是未经加工,拿来就用,写出的文字必不合书面语法。譬如“果(=果然)”,拿来放到句子里写成“他果知道被人欺骗了”就必不成话。原因何在?未经加工之过也。语义上说,这句话并不错,句法上看,这句话也没违法。为什么不能说呢?因为它违背了韵律规则。注意:凡是违背韵律之法者,皆不上口。古人叫“不辞”,今天叫“非法”。这就是我们给书面正式语体提出的第二大原则:提取古语(或其他来源的形式)必须以嘴说上口为标准。就是说,选用古语,必须加工使之上口;若生塞硬填,必然不伦不类。张中行先生称之为“掺杂”——像饭里的砂子,让人难以下咽。他说:

采用少数(古代)词语,要怎么样才是融会而不是搀杂。情况千变万化,很难具体说明。勉强说,可以用耳朵作个尺子,量一量,凡是听起来生硬,明显觉得不像日常说话(包括谈论学术问题)的,是搀杂而未融会,反之是已经融会而不是搀杂。(张中行《文言津逮》p. 135)

根据我们的理论,融会的情况尽管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上文所述的韵律语法。根据韵律语法的规则,我们现在可以具体说明什么是掺杂、什么是融会。譬如:“他果知道被人欺骗了”是掺杂,因为“果”是单音古语,但古语必双而后能立,因此“他果知被人欺骗了”就是融会,因为“果知”变单为双,自然上口。可见,所谓“融会”就是把“单音古语”融入双音音步,<sup>⑨</sup>而所谓“用耳朵作个尺子”就是拿韵律作标准。一句话,“上口”就是“韵律和谐”。因此,不但“果知”上口,“果能……”、“果将……”等等,均文从字顺。由此可见,没有韵律的理论,则“千变万化,很难具体说明”,即使找到了尺子,也难以说清为什么。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说:韵律是加工的“尺子”,合乎这把尺子才说起来上口、听起来顺耳。

其实,文如口出,也是古人的标准。譬如:

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三国志·陈泰传》裴松之注)

这还是说“记言”的文字,更明确地要求“口耳文字”者是李渔:

从来宾白只要纸上分明,不顾口中顺逆,常有观刻本极其透彻,奏之场上便觉糊涂者,岂一人之耳目,有聪明聋聩之分乎?因作者只顾挥毫,并未设身处地,既以口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心口相推,询其好说不好

说,中听不中听,此其所以判然之故也。笠翁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此其所以观听咸宜也。(《闲情偶寄·词曲部·宾白第四》,《李渔随笔全集》p. 39)

这话虽就剧台宾白而发,但千古文章的道理是一致的,因为“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文心雕龙》)注意:文章“上口不上口”是靠语感来判断的,而语感的建立则得之于反复读咏,烂熟于胸。然而,文章“怎样才能上口”则不是天生的(书面语一般在成人时习得),它需要依法操作,故而必得之于理,源之于学。譬如“之”字,在现代汉语里人人都用,但能否上口,如何上口,却非人人尽晓。比较:

北京的春天	* 北京的春
北京之春	* 北京之春天

在上面的例子里,“之”与“的”正呈互补分布:用“之”处不能用“的”;用“的”者不能换“之”(熟语或标题如“……之我见”者例外)。无疑,“\* 北京之春天”不上口,“北京的春”也不顺耳。为什么呢?原因在韵律:今天的“的”是一个前附助词,而古代的“之”则是一个后附助词。均为助词,但其韵律性质不同。此其一,第二,“的”字轻读,但“之”不能轻(古代可以,但不能以古律今)。因此,就韵律结构而言,“北京的春”是“((北京的)(春))”,“春”字孤身殿后,韵律失衡,所以不上口。<sup>⑤</sup>而“北京之春天”的韵律结构是“((北京)(之(春天)))”,“之”不轻,于是和“春天”组成一个超音步。如前所述,古语必双而后独立(韵律词),显然[之(春天)]有违规则(非标准韵律词),故不上口。可见,上口与否必以韵律为尺度。而书面语体一不上口则佶屈聱牙,不能卒读。因此,口耳是书面语体合法与否的一大原则。

### (3) 溶和原则-I: 以浅显为贵

有了材料,有了尺度,并不等于可以造出预期的产品。原因很简单,材料还有精粗之别,雅俗之差。选材不当,仍然不能到达预期的目的。就书面语体而言,虽然古语、方言以致于外来语均可入文,但是把生奥的古语、偏僻的方言、不懂的外语等,不加区别地一律融入白话;虽然合乎韵律而可以上口,但仍有的不能入耳之弊。所以,标准的书面语体当以浅显为原则。这一点,胡适之说可以为师:

我的长处是明白清楚,短处是浅显。……我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所以我从来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浅显。(《四十自述》,《胡适文集》卷2, p. 424)

换言之,溶入白话的古语也必须是浅显可知者。然而,是不是浅显的古语就可以为求典雅而极尽其用呢?譬如:

吝嗇者,谓之小气;妒忌者,亦谓之小气。小气自然不够伟大;纵非十足小人,至少当为具体而微者。然而,若小气者即为小人之一种,则小人满天下,而足称为君子者,实鲜矣。

显然,这不是白话文。这说明即使是浅显的古语也会造成文章不古不今、非驴非马的弊病。事实上,上面的原文是:

吝嗇的人,我们说他小气;妒忌的人,我们也说他小气。小气,自然不够伟大;即使不是十足的小人,至少该说是具体而微的小人。但是,如果小气的人就算是小人之一种,则小人满天下,而足称为君子者,实在太少了。(王力《小气》,《龙虫并雕斋琐语》p. 145)

这就给我们透露出书面语体的一条重要原则:古语、今言必须相间为用。这一点,我们下面专门讨论。

#### (4) 溶和原则-II: 文白相间

纯口语的“白”形不成书面的正式语体,但纯古雅的“文”也不属当代的书面白话。其结果自然就是“文白参互”而后可。在这一点上,古人的经验很值得借鉴。譬如,宋词的用字造语之法,即取文白相间的原则。黄侃先生说:

有用时俗语为形容接续介系助句之词,而其中加以熟语造语者。如刘翰词:“怨得王孙老”,“得”字时俗语也。刘克庄词:“蓦然作暖作晴三日”,“蓦然”字,时俗语也。韩偓词:“待不眠还怕寒侵”,“待”字,“还怕”字,时俗语也。余皆熟语矣。有用时俗语而天然工致绝类文言者。如辛词:“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是也。有貌似文言,实从俗语翻出者。如谢懋词云:“无觅处,只有少年心”是也。有纯用时俗语而杂以文言仍不掩俗者,如赵鼎词:“有人嫌太清,有人嫌太瘦,都不是我知音”是也。有虽无时俗语虚字,而实时俗语之熟语者,如周晋词:“薄幸东风,薄情游子,薄命佳人”是也。(《黄侃日记》p. 128)



章的“典雅度”是多少。同时,如果“典雅度”反映了书面语习得中的“难度”的话,那么,采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立刻测出该文的“难度”量有多大。这不仅在对外汉语教学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对本国的语文教学也将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一个现代汉语文章难度的测量标准,而在其他语言中(如英文),这种测量方法早就司空见惯了。由于汉语自身的特性,使我们根本无法照搬国外的测量方法。而这里发明的一套工具和方法,尽管可能不是唯一的,但无疑是可行的。

当然,我们在教学中使用上述文白相间的方法时,除了掌握文白交替的比例(量的多少)及选择文白的句位与语境以外,还必须注意单双的搭配(单=古雅、双=庄重)、利用功能词的粘合作用(的、他、也、了……)、调节韵律构词与节奏语调(韵律构词和节奏造句)之间的关系以及兼顾文章的前后气脉,不使中断而一贯到底。凡此种种,不仅是写作技巧的训练,同时也是我们将来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 七 结 语

林纾在1919年致蔡元培的信中说:“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畏庐三集》,见《畏庐文集》p. 672)他的话虽为反对白话而发,但此说并非绝无道理,因为正式语体的白话文的确采用了大量的文言文。问题是当代人难道真的“非读破万卷古文不能为白话”吗?倘果真如此,那么到何年月中国人才有资格写白话文呢?更有甚者,外国学生又到何年月才能学会写白话文呢?就今天的白话文而言,林纾的“非读破万卷古文不能为白话”的确言过其实,然而,张中行先生的“行文借鉴”不也强调先学文言而后能借鉴吗?他说:

想要古为今用,必须今已经通了,对古也有相当的认识。因为文言尚未学会,你就不知道它有什么优缺点,也就不能借之为鉴;现代文不通,没有定形,你就不能以之为本,来吸收身外的营养。由此可见,所谓行文借鉴,在学习文言的进程中是后期的事。后期,却并非不重要,因为既然要学,就总会有后期;又,如果有提高现代文的作用,我们就没有理由不重视它。(《文言津逮》p. 134)

我想,张先生这么说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如何达到文白交融,水乳不分的境界

“很难具体说明”：

取其神而遗其形，如果能够做到，水乳交融没有问题。问题是采用少数词语，要怎么样才是“融会”而不是“搀杂”。情况千变万化，很难具体说明。（同上，p. 135）

如果“很难具体说明”，那么结果“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学习的人也就“非破万卷而不能白话”了。必须指出：当代书面语体虽然与文言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是否一定要先学会文言才能写好书面语呢？如果本文提出的方法和原则正确的话，如果我们收集的书面语料足以适用的话，那么依照这些原则和方法来掌握构成书面语的材料，习得者就不必“先学好文言”再来写当代书面语了；而所谓“行文借鉴”这种终生事业（对外国学生而言恐怕是来生事业），也就可以变成“行文习得”的课堂操练了。这并不是说学好文言对行文没有帮助（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只是说“文白交融”是有规律可循、有材料可据的，因此是可以集中学习，独立完成的（可参《附录五》哈佛五年级学生作文）。

必须指出：行文的技巧、写作的水平、还有文白的水乳交融等，论捷径，没有；论具体的方法，则非有理论而不能把握。作文本如流水行云，捉摸不定。虽有妙处可言、法度可循，一旦具体固定，则死无生气。文而无生气何以言文？因此，很少有人企图规定作文的具体法则。须知：行文的艺术和文章的语法本是两回事。艺术贵变化，语法重规则。不区分这两点就无法研究行文（遣词造句）的具体方法。即使想了解行文的语法，没有理论，也只能望“行云流水之文”而兴叹。现在我们有韵律句法学和韵律构词学的理论，同时还有历史韵律句法演变的理论指导，自然应该比前人对书面语体了解得更多。因为百年以来，白话文的书面语体日已形成自己的一套书面体系，而其核心就是韵律语法。不仅如此，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总结，我们初步统计出了书面韵律语法所使用的核心材料（单音节文言词、双音节书面词以及当代书面文言句型），这为我们的研究和教学打下了一个实践的基础。这篇文章只是尝试性地提出：正式语体和通俗语体的区别、书面语法的独立性、文白兼容的历史成因、文白兼容的韵律原理、文白兼容的具体方法、文白兼容的具体比例以及书面语法的组构模式。

汉语书面语体的综合研究还只是一个开始，限于时间和篇幅，其中很多问题未能提出，提出的有些也未能展开深入的讨论。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尽管



如此,本文的研究仍有其现实及潜在的多方面意义。譬如,汉语书面语的文白规范、书面语的界定和范畴、文章难度等级的测定(Readability)、汉语写作等级的鉴定、对外高级汉语教学的内容、标准和方法、甚至如何提高中小学语文教学的具体途径等问题,都是本文直接或间接、显在和潜在涉及和回答的问题。

## 注 释

- ① 小说对话一类文字除外。
- ② 马融《长笛赋》：“观法于节奏，察变于句投。”这里论“节奏”而兼及“句逗”，且借之以“观法、察变”，可视为关注韵律与句法之最古者。
- ③ 《说文》：“渔，捕鱼也。”《史记·鲁世家》：“观渔于棠。”《左传·隐公五年》：“公将如棠观鱼者”，孔疏：“捕鱼谓之鱼。”
- ④ 当然，“跟谁融会”、“怎么融会”也大有讲究。《汉语书面语法手册》归纳为二十几种方式，参《附录二》。
- ⑤ 此可证古语今用有不得已者：此处若不用“之”，则不合语法。

## 参考文献

- 董秀芳(2004)《汉语的词库与词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 冯胜利(2000)《汉语韵律句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 冯胜利(2002)汉语动补结构来源的句法分析，《语言学论丛》第26辑，178—208页，商务印书馆。
- 冯胜利(2003)书面语语法与教学的相对独立性，《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53—63页。
- 冯胜利(2004)韵律触发的句法演变，第五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论文，台湾语言学研究所，2004.8.20—22。
- 冯胜利(2005)轻动词移位与古今汉语的动宾关系，《语言科学》第1期，3—16页。
- 徐丹(2003)趋向动词‘来/去’与语法化。Paper presented at the Center of Chinese Research of Peking University. December 25, 2003.
- 胡敕瑞(2003)从隐舍到呈现——试论中古词汇的一个本质变化，MS. 北京大学。
- Feng, Shengli (2003) Prosodically Constrained Postverbal PPs in Mandarin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41, No. 6.

- Hale, Kenneth and Keyser, Samuel Jay (1993) On argument structure and the lexical expression of syntactic relations. In Kenneth Hale and Samuel Jay Keyser (eds.),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 Essays in Linguistics in Honor of Sylvain Bromberger*, pp53 - 109.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Hale, Kenneth and Keyser, Samuel Jay (2002) *Prolegomenon to a Theory of Argument Structure*. The MIT Press.

### 征引书目

- 《静安文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 《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 《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 《费孝通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
- 《文言津逮》，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又，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
- 《文言和白话》，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 《胡适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 《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阿英编选，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
- 《黄侃日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
-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黄焯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章太炎学术年谱》，姚奠中、董国炎编，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
- 《李渔随笔全集》，艾舒仁编次，冉云飞校点，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
- 《龙虫并雕斋琐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 《畏庐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3年。

### 附录一 《常用单音节词汇组双表》(节选)

#### A List of Monosyllabic Words with Disyllabic Requirement

The following monosyllabic words are used productively, yet they are constrained prosodically. That is, they cannot stand-alone and must be used with another monosyllabic word to form a disyllabic PrWd (Prosodic Word, 韵律词). The Prosodic requirement demands that the words combined with the following monosyllabic words cannot be disyllabic, even if the disyllabic

words are synonyms of the monosyllabic ones used to form a PrWd (“×” marks ungrammatical expressions).

## A

爱 ǎi 可爱的 lovable, adorable, beloved

爱妻 beloved wife、爱车 lovable car、爱子 beloved son

【误例】×爱的妻子、×爱的儿子

案 àn 案例 case

本案 this case、连发三案 three cases that occur one after another

【误例】×这个案、×连续发生三个案

暗 àn 暗中 untold, in the dark, in secret

暗恋 crush, untold love, 暗喜 unrevealing happiness,

untold pleasure, 暗送 secretly deliver

【误例】×暗恋爱、×暗喜欢、×暗赠送

## B

奔 bēn 奔跑 run, scamper

狂奔 run madly、奔往 rush to、奔向 march towards

【误例】×疯狂奔、×奔前往、×奔朝向

饱 bǎo 充分地 fully, enough

饱经 fully experienced、饱览 read extensively、饱学 fully learned

【误例】×饱经历、×饱阅览、×饱学习

暴 bào 突然/疯狂地 all of a sudden, like mad

暴亡 a sudden death、暴食 to overindulge one's appetite、暴征

levy excessively

【误例】×暴死亡、×暴饮食、×暴征收

倍 bèi 加倍地 double, duplicately, multi-fold

倍感 feel strongly, 倍觉 feel strongly, sense strongly, 倍增

increase multi-fold, multiply

【误例】×倍感觉、×倍觉得、×倍增加

## 附录二 《常用单音节词汇组双表》使用方法(节选)

## ——现代书面语单音韵合词的组双办法

从上面单音“韵合词”的表里,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汉语书面语体里(formal style)有大量的“句法自由”(syntactically free)但是“韵律黏着”(prosodically bound)的单音节词。它们非常能产,使用频繁,是书面语写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它们不能单独使用,所以一直被看作构词里的黏着语素(bound morpheme),没有对它们进行专门的研究。没有研究,也就不了解它们的句法性质;不了解它们的性质,自然也就谈不到有目的的教和有成效的学了。这些词汇,不仅对外国学生来说不敢问津,就是中国学生也只能在暗中摸索,不到中年则很难掌握。即使最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也还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为什么现代汉语有这样一批单音词呢?读者可以参考冯胜利《论汉语书面语语法的形成与模式》。它们到底有多少呢?我们通过对大量的报刊、杂志、论文、及著作的统计,得到了250个左右最常用的“单音韵合词”(=必须组合成韵律词的单音词,亦即:monosyllabic word that must be combined [with another] as a PrWd)。顾名思义,“单音韵合词”要求和另一个单音词(或者也是单音韵合词,或者不是)组成一个韵律词,才能独立使用,否则就不合语法。就是说,单音韵合词的性质不是修辞的需要,而是语法的要求——是书面语语法的核心成分。学习汉语的书面语(formal Chinese),这是关键的第一步。这一步,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把这些单音词变成双音词。换言之,使用它们的办法是“组单成双”。当然,组单为双不能随便,因为不同的词和词性有不同的组双办法。尽管组双的办法可以千差万别,它们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下面我们就介绍四类二十三种单音组双的常见办法。限于篇幅,下面只举例子而不加说明(详参《现代汉语书面语法手册》)。

## 一、前加法

## 1. 前加助动法

动词:应予、可予、可逆、可知、将感……

## 2. 前加否定法

动词:不觉、不畅、不畏、不宜、不知、不予、不甘……

形容词:不良、不善、不妙、不满、不暖、不易、不幸……

3. 前加副词法      动词:刚愈、已臻、只恐、只觉、只擅、早知、已予……  
形容词:太简、极佳、太迂、太苛、很静……
4. 前加‘被’字法      动词:被盗、被窃、被邀、被占、被欺、被知、被挫……
5. 前加‘有’字法      有劳……、有趣、有险、有备、有害、有幸、有助……
6. 前加指示法      名词:本校、我校、鄙校、此校、贵校、他校、该校、某校……
7. 前加数字法      两国、四校、三餐、四周(周围)、四季……
8. 前加动词法      名词:杀婴、脱衣、爱校、爱农、废资、办校、订餐、发薪……
- 二、后加法
9. 后加名词法      动词:吃水、发白、返校……  
形容词:爱妻、爱车、别国、别事、彩照、彩电、残币、残汤……
10. 后加动词法      副词:暗恋、饱经、暴亡、遍寻、遍邀、并置、并存、惨遭……  
动词:代办、代购、补交、补测、漏写、漏填、改学、改写……
11. 后加方位法      桌上、桌下、屋前、屋后、鼻上、额上、校内、馆外……
12. 后加‘于’字法      甘于、善于、乐于、惯于、聚于、精于……
13. 后加‘以’字法      予以、加以、足以、难以、借以、给以、得以……
14. 后加‘而’字法      副词继而、忽而、幸而、进而、时而、久而、间而……连词:从而、然而、甚而、反而……
15. 后加‘为’字法      实为、确为……
16. 后加‘有’字法      怀有、富有、赋有、患有、获有、具有、领有、享有……
17. 后加补语法      围住、围起来、困到、困出、困下去……  
围得他上气不接下气、困得走投无路……

- 两国结下了友好关系、结下不解的婚缘……
18. 后加‘介宾’字法 围在院子里、困在山里……
- 三、嵌入法
19. 嵌入[所 V]法 所知甚少、为人所欺、为生活所困、
20. 嵌入[V+O]法 育人、烦你……、念你……、望你……、害人、  
害己、避灾、避难……
21. 嵌入[[V+O] N]法 灭蝇药、脱衣舞、育儿袋、望远镜、润肤霜、验  
钞机、准考证……
22. 嵌入[[V+N]+VP]法 他披衣站立起来……、×他站立起来披衣  
……；他持枪走进屋子……、×他走进屋子持  
枪……
- 四、排比对仗法
23. 选词可以面较广，意较确；你前追，我后堵；前  
怕狼，后怕虎。

### 附录三 常用双音节词语搭配表(节选)

#### A List of Disyllabic Words with Prosodic Requirement

The written language of modern Chinese often uses disyllabic words. However, some of them (about 300 commonly used disyllabic words) are constrained by prosody. The following disyllabic verbs or adjectives are typical PrWds and they demand that their objects and head-nouns must also be PrWds in order to form a PrWd-Doubling, i. e., the PD-formation. It is ungrammatical if the PrWds listed below are followed by a monosyllabic word, even if the monosyllabic word is a synonym of the disyllabic one used to form a PD, thus, students must pay special attention in order to use them correctly.

#### A

安定 stabilize, reassure  
~人心、~国家、~情绪、~局势、~秩序

【误例】×安定人、×安定心

安装

install

~机器、~电话、~门窗、~空调、~玻璃、~电冰箱、~电路

【误例】×安装门、×安装电

## B

办理

deal with, handle, manage

~机票、~重要事宜、~手续、~签证

【误例】×办理票、×办理事

保持

keep, maintain

~安静、~速度、~记录、~联系、~传统

【误例】×保持静、×保持快、

保留

retain, hold back, reserve

~传统风味、~文化遗产、~意见、~观点

【误例】×保留味、×保留书

保卫

defend, safeguard

~人民、~家乡、~祖国、~边疆、~安全、~大桥

【误例】×保卫人、保卫家、保卫国

保障

guarantee, ensure

~供给、~运输、~人权、~安全

【误例】×保障给、×保障运、×保障权

报道

report, cover

~事迹、~新闻、~消息、~情况

【误例】×报道事、报道人

暴露

expose, reveal

~思想、~真情、~目标、~秘密

【误例】×暴露想、×暴露情、×暴露秘(泄密)

爆发

break out, erupt

~战争、~掌声、~怒火、~革命

【误例】×爆发战、×爆发声、×爆发火、

## 附录四 常用书面语句型表(节选)

## Bei

【书面】NP 备受(……的) VV; 备 V

经济发展备受重视。

在国外,他备受歧视。

他来到这所学校后备受学生的欢迎。

他一生在外,备尝艰苦。

他从事学术多年,备知其中的甘苦。

东亚系毕业以前,须备览天下奇书。

【白话】NP 受到(……的)很大的/特别的 VV; 完全 V

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的重视。

在国外,他遭受了很大的歧视。

他来到这所学校后特别受到学生的欢迎。

他一辈子在外面工作,吃尽了苦头。

他搞学问搞了很多年,完全了解其中的苦和乐。

东亚系毕业以前,必须要看完天下奇书。

## Ben

【书】本 NP

我们应本中国传统来说明中国文化。

不本事实无法成说。

作者本此得出结论。

【白】根据 NP

我们应该根据中国的传统来说明中国的文化。

不根据事实就没办法建立学说。

作者根据这个得出结论。

## Bi

【书】言必称……

孔孟之徒,言必称尧舜。

当代学者,言必称科学。

文人无聊,言必称古人。

【白】嘴里离不开……

后代孔孟一类的人,嘴里都离不开尧舜。

当代的学者,嘴里都离不开科学。

文人无聊,嘴里总离不开古人。

## Bian

【书】遍 V

在燕京图书馆他遍观天下奇书。

在北京他遍访知名学者。

我遍查字典,终无所获。

【白】V 遍了;到处 V

在燕京图书馆他看遍了天下少有的书。

在北京他到处拜访知名的学者。

我查遍了字典,最终还是没有找到。



Bing

【书】兼 V

书面语写作,当骈散兼行。

王国维论红楼梦兼容东西方之理论精华。

这篇文章兼有古今的史实。

【白】同时 V

书面语的写作应该同时使用对句和散句。

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评论同时容纳西方和东方理论的精华。

这篇文章同时有古代和现代的历史事实。

附录五 哈佛大学五年级学生作文选

(本文作者系在中国学过一年的非亚裔学生,这里只取该生作文最后一页,未经任何改动。)

.....

大山此人与他事业的好坏纷纭复杂,不易于千篇一律,也不可完全断定。他无疑颇具本领,有长于艰苦工作的语言天赋,能忍受刻苦的学习,也不是完全没有原则的。虽然非恶鬼非圣贤的大山生活在世界的关注之下,可是他也是常人,有常人的好坏之处。大山与别人一样,好坏参半,他终于也只能单关自身。此时,我是否应该道歉?其实,以加倍深刻地理解大山本人的情况,我应该访问一次加拿大,尝受加拿大冬天的甚寒,体会到加拿大人的冷漠,参观大山的母校多伦多大学,惜哉无空,我无奈上因特网寻找与加拿大有关的网站。有“加拿大就业指南”(我应否把此网页传送给大山呢?),新华社的“加拿大概况”,和各种海外移民以及留学生“须知”,但没有足堪交代大山此人的资料。

此时,我同屋嘻嘻的笑声扎破了我扭曲的思维之网。我深叹了,拍拍他的肩膀,关掉了机器,想去就寝。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个人的疲劳,我好像忽听窗外的什么声音,其声呜呜然,可能是黑天的猫头鹰吧,或是路上的车辆,不管是何处响来的声音,它侵入了我的梦乡,我似乎整个夜晚都在听到:

“呜呼大山,你出卖了我们!”

冯胜利 哈佛大学东亚系,北京语言大学长江学者客座教授

sfeng@fas.harvard.edu